

## 榮譽院士梁鳳儀博士講辭

我很榮幸可以代表今日獲得殊榮的七位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致謝辭。

其實，我代表的不應該只是今天的七位榮譽院士，更是代表了很多很多在我們身邊與背後支持我們、和我們一起參與對中大建設的親友，沒有他們的貢獻，我們不可能獲此殊榮。所以榮譽與喜悅亦同時屬於他們，我也代表他們向中大說聲多謝！

今天我真的以非常誠懇的心情向香港中文大學致以深深的感謝。在獲得這項殊榮的此時此刻，我的感悟良多，究竟我們應該是「無功而受祿」，還是「實至名歸」呢？如果是「無功而受祿」，那無疑是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抉擇抱一個懷疑態度，這當然萬萬不可。但如果肯定是「實至名歸」，那又與事實有一段距離。我的這個想法和說法，有以下的三個原因去解釋：

其一、我從來都篤信盡責是本份，是應該的、是當然的，何來功勞之可言。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年來為香港培養了很多人才，對推動香港繁榮穩定，以致揚名國際、作出重大貢獻，當然使生活成長在香港的我們受惠不淺。當我們稍有能力去回報中大時，不是立功，而是責無旁貸。

其二、我常認為如果我們不努力工作積累財富，我們到頭來一定是「無產」；如果我們努力致富，而同時胡亂花費，終於會「破產」；如果我們死活抱著錢不肯用，財富肯定早晚變成「遺產」；只有把我們的財富用得其所，那才是我們真正的「資產」。所以如果我們對中大的貢獻是指善款的捐贈，那算不上功勞，我們只不過是為自己積累更多更有價值的「資產」。何況凡是捐款在不影響自己生活質素的情況下，要算為一份功勞的話，是太令人慚愧了。

其三、天生我才必有用，難得有機會為中大做點事，體現和發揮自己先天與後天積累的能量，讓我們「英雄有用武之地」，只能言謝，豈敢言功。

綜合以上三個想法，何來「實至名歸」？所以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要深深感謝中大，給予我們一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機會。寬容慷慨的獎勵來自中大，今日這項榮譽的授予，旨在提醒我們日後有更多更多的責任要肩負。每一次當我們完成責任時所獲得的喜悅和驕傲，我們心裡都會對中大說聲多謝，又豈只是今天。

中大成立於一九六三年，當時的香港政府為香港的第二所大學冠以「中文」二字，以茲識別於「香港大學」。直率點說，當年中文中學學生的英文水準或其他英文中學學生的學科成績夠不上資格考香港大學，只好在無可奈何，退而求其次的情況下，依然經過劇烈競爭考入中大。畢業後到社會求職，香港政府以及大機構採納人才，亦以中大畢業生為次選。當年的中大的確在兩家政府承認的大學中排名第二。今日，完全改觀。無可否認，現在的中大在國際聲望上、在學術成就上、在社會人才榜上、在教育制度上、在師資與員工質量上，都已

使中大昂首闊步、毫無愧色地走入「殿堂級的高等學府」行列，成為其中的一員。相信香港社會以及全球學術界現在都認同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學已與香港大學，以及其他各間香港高等學府正在各領風騷，並駕齊驅地為培養精英人才而努力。

香港中文大學經歷了漫長的五十年奮鬥，多少人的血汗經營與悉心關注才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我們何其有幸，成為中大的一員。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也因為感恩，我們多希望能夠以我們的力量與經驗參與中大培養下一代的工作，尤其希望教曉年青人知道「感恩」。我們多麼的擔心中國人「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的優良傳統德行會慢慢褪色，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不問耕耘，只顧收穫」的年代。只有教曉年青人知道「感恩」，才會領會到自己之所得不是「應份」，同時提醒自己是是否已盡到本份，是否有完成責任。

我相信如果混淆了「本份」和「應份」，忘記了世界上不應該有太多的「應份」，又不承認人生應該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本份」，這種風氣是容易危害社會和諧，妨礙社會進步的。我們甚至必須謹記因為盡了「本份」與履行「責任」，而獲得榮譽都不能算是「應份」。我們應該借助頭上的光環去照亮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清楚身邊還有很多很多的「本份」和「責任」要去努力完成。

在此我要多謝的還有各位嘉賓在百忙中抽空蒞臨，見證和分享了我們人生中的一個很光榮很開心的日子。

最後，站在這裡讓我想起了一位盡心盡力、捨財取義的中國大教育家陳嘉庚先生。「沒有陳嘉庚先生，沒有廈門大學」，這是廈門大學百年紀念時校友們心裡的話。我家翁黃克立先生在廈門大學畢業後，有幸追隨陳嘉庚先生作為他的助理，在家翁事業稍有微成時，他捐贈了廈門大學及集美大學兩棟會議中心和行政大樓，校方放了他的銅像在大堂以茲紀念，並問他老人家應如何寫他的履歷，我家翁回答：「只寫一句話就夠了，請刻上：黃克立是陳嘉庚先生千千萬萬弟子與追隨者之一。」

我相信今天獲得中大頒贈殊榮的我們，由今日開始，我們的名片以及我們的簡歷，必會寫上一個新的，甚具意義的銜頭，那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我們以此為榮，亦為此而永遠感恩、感動和感謝。謝謝各位，祝願各位健康愉快。